

· 海外中国博士文丛 ·

“三”

“3” DE WENHUA FUHAO L

乐黛云 周文柏 主编

的文化

符号论

三的文化符号论



司
©

杜勤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海外中国博士文丛 ·

乐黛云 周文柏 主编

“三”

的文化符号论

杜
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的文化符号论/杜勤著.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6

ISBN 7-80105-680-9

I. 三… II. 杜… III. 三(哲学)-研究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742 号

“三”的文化符号论

编 著 杜 勤

责任编辑 张福江

封面设计 石 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市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

印 刷 北京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7.625 印张 19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5-680-9/C·18

定 价 1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海外中国博士文丛》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文化交流重要性的问题。我认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人类社会今天是什么样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文化是怎样交流的呢?不出两途:一是拿来,一是送来。在古代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时大概只有三种人敢于长途跋涉:商人、僧侣(宗教家)和外交官员(旅行家)。他们之中既有拿来者,也有送来者。今天所谓的“留学生”,就包括在这三类人之内。梁任公有一篇文章:《一千五百年前的留学生》,其中讲的“留学生”几乎都是佛教僧侣。这三类人之外,出远门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今天所谓“旅途”,当时是没有的。

到了近代,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最初是到美国,以后又扩大到欧洲和日本等地。当时的中国似乎是大梦初觉,举国上下都感到非向外国学习不行,即使是“船坚炮利”也罢,反正是要学习的。因此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拿来。外国送来的也有,比如外国传教士、官员和商人。中国留学生出国,一方面是拿来,这为主;也难免有送去的,这为次。总之,这样一来,文化就交流起来了。

到了今天,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究竟派出去了多少留学生,似乎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是留学生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在这里也要说上一句:如果没有这些留学生,中国今天

会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

现在,我们正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对于建国来说,现在是空前有利的时机。我们国家的建设,对内来说,将影响子孙万代;对国际来说,将影响持久的和平。其意义极为重大,建好了就了不得,建不好就不得了。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对内要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对外要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现在世界在飞速变化,科学技术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和理论,不是日新月异,而是时新分异,如不抓紧,稍纵即逝。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华文化,打好国内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利用他山之石,来攻自己之玉。两方面齐头并进,庶几有成。

这个他山之石,既包括科技,也包括文化教育。只重视科技是一种短视现象,是十分危险的。环顾近代世界上一些国家,所谓大龙和小龙,无不是两方面都重视的,然后经济才能腾飞。只重视科技而能腾飞者,还没有先例。

现在再回头来谈留学生。留学生肩负着拿来的重任,任重而道远。他们之中有学习科技者,也有学习文化教育者。他们在国外学习的成果,多表现在博士论文上。总起来看,这些论文几乎都有崭新的内容。通过这些论文可以捕捉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决不容忽视,否则将失去不少向外国学习的好机会。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过去确有忽视海外学人博士论文的倾向。一般说起来,这些论文都不容易发表。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中,博士论文往往列为专项,单独收藏。每次我拉开博士论文的卡片柜,在不知不觉中有点感慨:论文中恐怕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可惜现在是明珠暗投了。

现在乐黛云、周文柏教授主编了这一套《海外中国博士文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慨然出版。这样一来,被暗投的明珠,现在有可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了,快何如之!乐黛云、周文柏教授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都应当受到高度的赞扬。是为序。

前 言

乐黛云

在欧美各国访问时,常常会见许多在国外刻苦攻读的中国学子。他们以种种原因未能立即返回,然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对祖国都是梦绕魂牵,希望以自己所学回馈祖国,希望在海外也能对祖国有所贡献。有感于此,我们组织了这套《海外中国博士文丛》。首先,博士论文多是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广为搜集资料,反复深思熟虑的结晶,不同于一般泛泛之论;第二,在国外念博士学位少则三四年,多则七八年,对所在国文化、社会都有较深入了解,他们的论文往往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浸润,提出许多新问题,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空间;第三,写博士论文本身是一种严格的“科班”训练,行文、组织、表达以至注释都要求精确严密,体现出一套国际通行的论文写作范例。我们从海外学子的博士论文中精选若干集辑为文丛,一来可展示他们含辛茹苦的学习成果,算是他们对祖国的汇报;二来促成他们与国内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以他们的著述聊备同行参考,或许有所裨益。

我们计划《海外中国博士文丛》将细水长流,不断出下去,不仅会涉及人文科学传统的文、史、哲各科,而且也要着重介绍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国内亟待发展的新领域。在与海外学子的交谈中,深感他们对这套文丛寄予厚望。他们认为这是以自己所学回馈祖国、征询国内学人意见的一条重要渠道;他们也认为这是开扩眼界、沟通中外文化的一个及时而贴近的办法。

当前,国内出版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要讲经济效益,而这

套纯学术性的“文丛”是难以带来经济效益的。所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应允承担《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的出版,还有什么比“倏然遇知音”更使人满怀感激之情呢?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这套前无古人的《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终于从计划变成了现实。应当说,这是海外学子的幸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幸事。

目 录

序 论	(1)
1、研究的背景	(1)
2、研究的对象	(5)
3、研究的方法	(8)
4、研究的目的	(10)
第一章 “三”的文字学考察 ——围绕其“虚数”涵义	(13)
1、引言	(13)
2、单纯加算的临界值	(14)
(1) 生于手指数的原始计数法	(14)
(2) 中国计数文字	(17)
(3) 罗马计数文字	(20)
(4) 楔形文字 (美索不达米亚)	(20)
3、数最初的小结	(21)
(1) 从“三才”到数论	(21)
(2) 各种数单元	(22)
(3) 现象统括上的“精”与“粗”	(26)
4、以“三”为多在造字法上的运用	(28)
(1) 脱离小数的“三”	(28)
(2) “会意”与以“三”为多	(29)
(3) 宏观的“多”与微观的“多”	(34)
(4) 造字法上的稳定性	(35)
5、结语	(39)

第二章 试论“三”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机能构造	
——从方位观念中的中心地位出发	(42)
1、引言	(42)
2、“三”的实际运用	(42)
3、方位概念的中心定位与数	(49)
(1)“二”与“三”	(49)
(2)“四”与“五”	(51)
(3)“六”与“七”	(55)
(4)“八”与“九”与“十”	(59)
4、统合、生成原理根源的象征数	(63)
5、结语	(68)
第三章 试论“中”的象征性文化内涵	
——从宇宙观的角度出发	(71)
1、引言	(71)
2、关于“中”的初文	(71)
(1)图腾神 标志	(72)
(2)“中”的抽象概念的形成	(73)
(3)宇宙轴说	(80)
3、神圣的原点	(84)
(1)巫术活动中的“中”	(85)
(2)神话传说中的“中”	(87)
4、“中”与方法论原则	(93)
(1)“中”与“参和”	(94)
(2)易卦 三位一体的尚中	(98)
(3)“中”与中庸	(101)
5、结语	(103)
第四章 卜辞、《易经》所见宇宙观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鼎三足的象征性文化内涵	(107)

1、引言	(107)
2、殷人的宇宙观	(108)
(1) 牛肩胛骨卜法的成因	(109)
(2) 龟甲卜法的成因	(111)
(3) 帝的权能	(117)
(4) 天界与人界的媒介	(119)
①先王	(119)
②现王	(122)
3、《易经》的宇宙观	(125)
(1) 从自然神到天地	(125)
(2) 占筮法中的天地人	(128)
(3) 卦象中的三才	(130)
(4) 天地人三才中人之作用	(132)
4、鼎与鼎三足的象征性内涵	(135)
(1) 关于鼎的用途	(135)
(2) 鼎三足的象征性内涵	(138)
5、结语	(144)
第五章 神话传说中的三极结构	(148)
1、引言	(148)
2、圣俗两域的统一	(150)
(1) 神与人和平共处的终结	(150)
(2) 象征性的通过仪式	(152)
(3) 昆仑山传说	(156)
3、关于社	(158)
(1) 社和树木	(159)
(2) 社与土	(162)
(3) 社的无屋	(165)
4、关于龙与蛇	(167)

(1) 蛇与图腾崇拜	(167)
(2) 蛇信仰的沉沦	(173)
(3) 世界文化动物象征体系中的蛇	(176)
(4) 从蛇到龙	(181)
5、关于王	(190)
(1) 参于天地的王	(190)
(2) 人间社会的小宇宙——明堂	(192)
6、结语	(195)
第六章 (附论) 试论日本文化中“三”的位相 ——老庄的“无”与中空构造论的对比	(198)
1、引言	(198)
2、中空构造论与“无”	(199)
(1) 三组“三神”与无为的中心	(199)
(2) 无为的中心和得道	(201)
(3) 中空结构和中庸思想	(205)
(4) 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换	(208)
(5) 中空结构和“中”的向心力	(212)
3、关于神与人的非断绝性	(214)
(1) 天石屋门故事与得墨忒耳故事	(214)
(2) 两则故事间的差异	(216)
(3) 连结神人的第三空间	(218)
4、“无”的艺术与日本的精神风土	(221)
(1) 关于日本式的建筑	(223)
(2) 关于书画	(227)
5、结语	(229)
后 记	(232)

序 论

1、研究的背景

数是数学上表示事物量的基本概念，它是通过人的认识作用舍去各个事物间的差异，经过计算抽象而出的。《汉书·律历志》中说道：“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①可见计量是数的主要机能。数之概念的获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发明之一，数的发明使得人类生活中紊乱芜杂的物质世界条理井然，归之有序。

数从它问世的第一天开始就被镀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周易正义》引顾灌语：“神虽非数，因数而显”，说的就是人类的凶吉祸福都是神意作用所致，而数是天意的表述形式。由于数构成了通神的中介，人们可以通过数感应神的意旨，以此为行动坐标。《汉书·艺文志》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卜之职也。”数的神秘化最终还发展成为巫史卜祝之类用以交通神灵、探知未来的方法——数术。《易经》就是一本通过筮占取数，“定天下之凶吉，成天下之亹亹”的数术用书。

《周髀算经》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为数发生的根源，象征天地的方圆为数之出处。这里所谓的数当为天数。《史记·天官书》曰：“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

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可见殷商时，司天数者为巫咸。矩与天数有关。甲骨文巫字即为双矩的交叉之形，表巫咸手持作为通神之圣器、呈十字交叉状双矩，以司天数。《说文》也释工、巫同意：

工 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

巫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袂舞形，与工同意

另一方面，“数”如《说文》所释“计也”，为计算之意。日本汉学家森安太郎先生指出巫、算同构同意，皆为数。^②因为算（筭）字诸古形都有矩工这个意符，如金文作，古文作，小篆作（王可作为工的异体）。

再者，算（筭）古体又作“祿”，由两个“示”组成，而在汉字中，“示”字部也大抵与神事有关，即占卜问神决疑，诸如“神”、“祖”、“祝”、“祀”、“社”、“祥”、“祲”等，《说文》曰：“示，神事也。”这也说明了数不仅具有计量的功能，而且还是神人之间互相沟通的中介。^③

对物质进行量的规定只是数字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之一，数字（大都为十以下的数）还作为某种哲学概念、法规的标志，具有广泛的文化属性。换言之，抽象化的概念体系，如一、二、三、四、五这些具体的数，不仅是把握量、顺序的最明快的手段，同时也是象征某种法规、文化现象的简易而有效的方法。在数广泛的运用中，被赋予了种种文化寓意。如《说文》对从“一”到“六”定义为：

一、惟始太初，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二、地之数也。

三、天、地、人之道。

四、阴数也。

五、五行也。

六、《易》之数也。

在这里，抽象的数转换成一个个具象的内容。实际上，这在文化学意义上，是抽象的概念又向具体化的一种回归，或者说是人类象征哲学的一种异化。^④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已经超越了其单纯的计量功能，而体现出某种象征性价值。并且一旦数被赋予某种特定的象征性内涵，那么就会具有广泛的应用力，规制同属于该文化的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一种对人的思想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指令性功能，成为左右、决定人们思想行为的模式。

在探求世界的本原、真理的极致的过程中，古代东西方哲学家都把数上升到哲学的范畴。古希腊曾产生过唯数论的思想，毕达哥拉斯派提出了“数是万物的本原”的哲学命题。他们相信，与其将万物本原归之于火，或土或水，毋宁归之于数。宇宙万物似乎莫不由数构成，数的要素即万物的要素，而全宇宙也是一数乃至一谐和的乐章。^⑤在古代中国，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数值体系往往对应于宇宙观或某个哲学命题。老子的宇宙创生论“三生万物”便是一例，“三”在这里被指定为创生的象征数。因此，在神话传说中，中国的历史始于“三皇”，进入人代后，夏、殷、周三代成为中国历史的源头。另外，日本的创世纪神话中的“造化三神”，也是基于以三为万物创生象征数这一观念的。因此正确地理解数的象征性文化内涵，将为把握古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流变及其形态特征提供重要的依据。

中日两国的学者长期以来致力于数的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斐然。如有汪中（清）的《述学·释三九》、丁山的《数名古谊》、张秉权的《甲古文中所见的数》、彭啸咸的《释三、五、九》、杨

西枚的《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论稿》、汪远平的《数字的魅力》等。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近年来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中国的数文化》（吴颖慧著 1995 年）、《生活中的神妙数字》（王红旗著 1993 年）、《数之文学》（铃木修次著 1983 年），都把数当作一种表现在社会历史、人际交往、文学创作、风情习俗、日常生活、言谈举止各方面的文化现象来考察，较全面地总结了数在非数学领域中的社会生活中的神思妙用。通过人们对数量和数字观念的表述和应用所显示出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情感倾向，探讨和说明了民族文化、心理、性格的事象和特点。“释‘九’”（收于《语言的社会机能——围绕五个汉字》陈原著 1989 年）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九”这个十进位中最大基数的文化内涵。《语言中的生活》（池田弥三郎著 1988 年）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了日本人对数的偏好和忌讳，着重介绍了日本人口头习语和书面语中三、七等数目词的非计数性涵义，阐述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性格特点。《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俞晓群著 1994 年）从象数、天数、礼数、命数、律数、医数和算术这七个方面入手论述了数术这一古老而神秘的宏大思想体系，揭示了古人以数理机制推断人事凶吉、解说自然现象、测定国运兴衰等活动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关于中国古代“一”的思想及其数理——预测它与算术的关联》（新田大作著 1975 年）、《关于老子河上公注中的“一”》（楠山春树著 1992 年）、《中国古代的数值主义》（佐竹靖彦著 1995 年）、《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周翰光著 1994 年）探讨了中国古代数理观念与哲学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紧密联系，揭示了蕴含在数字符号功能中的价值取向。《中国神话哲学》（叶舒宪著 1992 年）中的部分章节和《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叶舒宪、田大宪著 1995 年）阐述了在创世神话里，作为神秘的模式数目（圣数）表现在宇宙时空领域中的秩序结构。最值得一

提的是庞朴的“说‘参’”（收于《稷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1988年）、“对立与三分”、“‘数成于三’解”（收于《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1996年）从思辨的角度深刻地分析了“三”里所蕴含着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论的形态，为数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新的指针。然而，数文化奥博精微，就现状而言，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该研究尚遗留下不少问题令人深思，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提高。本书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与古代思想最密切相关的宇宙观的形态这一视野出发，对“三”的文化符号体系作一小小的探讨，分析“三”在中国数文化中高屋建瓴地位的实质及其昭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向，示拙于方家，以期抛砖引玉之用。

2、研究的对象

从古至今，在我们中国思想文化中刻下最深刻烙印而倍受青睐的数字当属“三”和“五”了。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大量的物象、事象、心象以“三”、“五”加以归并而为人喜闻乐用，流传至今。它们涉及神话、祭祀、占卜、宗教、伦理、礼仪、建筑、律法、历法、典章、官制、教育、文学、艺术、军事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在。“五”和“三”原本分别是五行和八卦两种体系的象征数，“后来周朝代商并大力吸收殷人文化，‘五’和‘三’才结了缘，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数字骨架。”^⑥中国具有尚“五”的传统，首先，这是因为“五”是与人体的自然形态和生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缘故。如头部和双手双足合称“五体”，并且手有五指，脚有五趾。即是说尚“五”之风具有一种明显的即物性，起因于生活的实际经验。相形之下，“三”这个数却没有这种强烈的即物性，“三”被镀上神秘的色彩，多基

于形而上的原因，应是思辨的结果。因而“‘三’在思想上的逻辑奥秘，就更值得人们去费力探寻。”^⑦

在周代及以后的各种典籍中，“三”的出现频率之高是其他数字所不能企及的。以《易经》与《论语》为例，也能窥出端倪。《易经》中，“三”是出现得最多的数字，共在 20 条卦、爻辞上出现 22 次之多，占全书出现的数字总数的六成以上。在《论语》中，“三”也是出现得最多的数字，共有 66 次，也占全书出现的数字总数的六成以上。以上的数据足以说明了“三”在中国数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三”含义繁多，有的是单纯的计量，有的是修辞上的虚指，有的则表述着数化哲理。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殷墟卜辞及后代各典籍中出现的“三”的含义进行分类整理，以明确限定本书的论述对象。

I 卜辞中的含义

卜辞“三”多见，均作数目用，如“三人”（佚 218），“三月”（乙 239），“三豕”（续 1、19、5）。卜辞中还多见于合文，如：𠄎（粹 1171），乃“三萬”合文；𠄎（乙 6871），乃“三千”合文。

II 后代典籍中的含义：

a 数词《广韵·谈韵》：“三，数名。”

b 二加一的和

清·汪中《述学·释三九》：“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此“乘”乃“加”之意，三为小乘，九为大成。《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c 泛指多数

《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清·汪中《述学·释三九上》说：“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所不能尽